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四库全书纂修

郭伯恭 著

自来开国立业之帝王，云扫天下之余，无不垂意典籍，以为文治之丕基。虽祖野如元太宗，尚于宋端平三年（一二三六）用耶律楚材言，立经籍所于平阳编辑经史；凶顽如明太祖亦于元至正二十六年（一三六六）削平陈友谅后，下诏访求遗书。盖重文学，求隐逸，乃专制帝王视为驯服士子，消弭反抗之无上策略也。宋太宗践位后，恐世人讥其惭德，因集文人修《太平广记》《太平御览》《文苑英华》三大书，欲以蔽其力，而掩其口；明成祖亦以得位不正，集文人为《永乐大典》以弭草野私议，其尤著者。至清高宗之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被虽自称：「予搜《四库》之书，非徒博右文之名，盖如张子所云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道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」哲于是乎系！」然其心实与宋太宗明成祖同出一揆。故《四库》之编，虽为官修书中空前之巨制，独能于戎马征调，力征经营之际，从容由高宗完成者，职是故也。

岳麓书社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四库全书纂修考

郭伯恭 著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四库全书纂修考/郭伯恭著. —长沙: 岳麓书社, 2010.12

(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80761-505-7

I. ①四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四库全书—考证 IV. ①Z12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22355 号

四库全书纂修考

作 者: 郭伯恭

责任编辑: 曾 倩 李艳敏

封面设计: 肖睿子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 0731—88885616 (邮购)

邮编: 410006

网址: 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640×960 1/16

印张: 17.75

印数: 1—6,000

ISBN 978-7-80761-505-7/G·886

定价: 25.00 元

承印: 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 0731—88884129

整理说明

一、丛书着力于“学术”与“文化”两方面，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，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。

二、丛书之收书范围，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，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。然某些著作之成形，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，因其有重要地位，亦酌情收入。

三、文、史、哲之分，原系西洋通则，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，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，而是根据整理进度，顺次出版。

四、丛书所收诸书，原版均为繁体竖排，在其流布过程中，亦有版本差异、文字错讹等现象，为方便读者，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：

1.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，竖排改为横排（原书中一般“右表”、“左表”、“右文”、“左文”均改为“上表”、“下表”、“上文”、“下文”），但为充分尊重原著，原书中专名（人名、地名、书名等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，凡底本脱、衍、讹、倒之处，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，皆一仍其旧。

2. 凡排印误刻者，如日曰、己巳巳、戊戌戌之类，均径改，不出

校记。

3.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，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。

4.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，原书以夹注出之，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，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。

5. 各书附“后记”一篇，说明著者爵里、版本流布、各界评论等情况，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。

古人云：“校书如扫落叶，旋扫旋生。”吾人虽勉力为之，而乖漏难免，还祈方家教正。

顾 序

清高宗以英主而右文，既延硕彦，鸠俊奎，蔚诸馆阁，遂集全国之力以事搜访，纂为《四库全书》，复成《四库荟要》及《总目提要》二书。海汇百川，纲举条贯，萃四千余年之文化，以成历代典籍之大观，甚盛事也。惜乎学术其名，芟刈其实，去取之际，率徇主观，以故网罗虽富，而珍闻秘笈之横遭屏斥者乃难悉数。惟其寓禁于征，故锢蔽摧残靡所不至，其沦为灰烬者又不知几千万卷也。试盱衡《四库》所入，忌讳略摭，即予点窜，删削更易，多失厥真。夫其禁者则散焉佚焉，其采者又残焉讹焉，书之厄运，岂非秦火而降一大事乎！而世之学者往往忽略真相，但惊其卷帙之浩繁，遂崇为不世之盛业，兹可慨也！郭君伯恭治文学史有年，比复读书北平，著《四库全书纂修考》，都十六万言，于其访求编纂之始末，储藏存佚之实状，阐述详贍，诚有补于方闻；即近若续修影印之孰议孰行，言之亦复靡遗。顾刚读而好之，爰为介于北平研究院而印行焉。素嗜中秘消息者，其必以先睹为快又可卜也。今距《四库》之成已越一纪有半，而力为系统之介绍者尚阙无其人，则兹编之公诸当世，谁曰不宜。

中华民国二十六年，二月，顾颉刚序。

原 序

清高宗以英主而右文，既延硕彦，鸠俊奎，蔚诸馆阁，遂集全国之力以事搜访，纂为《四库全书》，复成《四库荟要》及《总目提要》二书。海汇百川，纲举条贯，萃四千余年之文化，以成历代典籍之大观，甚盛事也。惜乎学术其名，芟刈其实，去取之际，率徇主观，以故网罗虽富，而珍闻秘笈之横遭屏斥者乃难悉数。惟其寓禁于征，故韬蔽摧残靡所不至，其沦为灰烬者又不知几千万卷也。试盱衡《四库》所入，忌讳略摭，即予点窜，删削更易，多失厥真。夫其禁者则散焉佚焉，其采者又残焉讹焉，书之厄运，岂非秦火而降一大事乎！而世之学者往往忽略真相，但惊其卷帙之浩繁，遂崇为不世之盛业，兹可慨也！郭君伯恭治文学史有年，比复读书北平，著《四库全书纂修考》，都十六万言，于其访求编纂之始末，储藏存佚之实状，阐述详赡，诚有补于方闻；即近若续修影印之孰议孰行，言之亦复靡遗。颉刚读而好之，爰为介于北平研究院而印行焉。素嗜中秘消息者，其必以先睹为快又可卜也。今距《四库》之成已越一纪有半，而力为系统之介绍者尚阙无其人，则兹编之公诸当世，谁曰不宜。

中华民国二十六年，二月，顾颉刚序。

自序

历代官修书中，其能举前人遗著，而为一总结集者，殆清之《四库全书》乎！际乾隆朝国运鼎盛，威力大伸，征服边疆诸蛮之后，高宗发中秘之藏，广献书之路，网罗散逸，妙选通才，特开专馆，从事纂修，历时八稔，集书三千四百七十种，七万九千一十八卷。首缮四部，弃置于大内之文渊阁、奉天之文溯阁、圆明园之文源阁、热河之文津阁。其后又续成三部，分储扬州之文汇阁、镇江之文宗阁、杭州之文澜阁。每部三万六千三百册，连翰林院副本合计，共二十九万四百册。纂修之初，高宗以兹事艰巨，不易观成，特命馆臣先行纂辑《荟要》二分：一贮御园之摘藻堂，一贮长春园之味腴书屋。每分收书四百七十三种，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一册，二分合计，共二万二千五百零二册，总计得三十一万二千九百零二册。以十数年之岁月，成如此巨大之工程，真历史上所仅见者也。

《四库》卷帙之富，集中国古来典籍之大成。论其完备，虽未尽包罗古今一切载籍，然当清代中叶，凡无背正学之典册，几全荟萃于斯，则固事实也。与其事者有言：“分纲列目，见义理之有条；按籍披图，

信源流之大备。水四瀛而山五岳，侔此壮观；前千古而后万年，无斯巨帙。”（永瑢等《奏进四库全书表》）斯言虽未免过夸，然此书要为中华历代文献所归，则可坚信而弗疑！

自来秘府典籍，每因朝代更迭，先后亡佚。秦火之后，西汉兰台石渠之藏，尽于王莽之篡乱；东汉东观仁寿之储，尽于董卓之移都。晋秘书中外三阁所蓄，尽于怀帝之北狩。六朝以还，代有散失；下逮唐宋，莫不如是。乌乎，内忧外患，烽火不辍，先民遗著之劫难，竟皆无代无之也！即时代较近者，如明文渊阁所藏，至李自成入都，亦付之一炬。而总汇元以前佚文秘典之《永乐大典》迨清末庚子之乱，又散失几尽，莫窥全豹。独《四库全书》以当时移录副本较多，虽历经变乱，迄今尚有数部完整存留，诚幸事也。

《四库全书》出世距今逾百年矣，而关于是书纂修始末，求一有系统之解说，则尚付阙如。民国九年，政府有影印是书之议，陈援庵（垣）先生特检阅文津，撰《四库书目考异》四十卷，凡卷册叶数，一一注明，又关于敕修《四库》之记载，亦摘录甚详。金息侯（梁）先生借录一过，略加整比，间有增补，题曰《四库全书纂修考》。惜未付梓，无由得窥。比年以来，影印《四库全书》珍本事，已由空谈而见诸事实，然能明是书之沿革者尚鲜，不佞自忘谫陋，就已得之资料，为之整齐排比，遂成斯编。顾泛览未博，容有乖漏，非敢云裨逸补阙，聊以供谈《四库》掌故者之一助云尔。

民国二十五年，十月，邓县郭伯恭记于北平。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	四库全书纂修之缘起	1
一	纂修四库全书之动机	2
二	四库开馆前之酝酿	5
三	朱筠上奏与廷臣议覆	7
第二章	寓禁于征之实际情形	15
一	民间藏书之设计诱进	15
二	由访书变而为禁书	19
三	禁书范围之扩大与文字狱	28
四	销毁与窜改	39
五	禁毁书籍之统计	50
第三章	四库全书馆之组织	57
一	馆员职务与人选	57
二	缮书处誊录之选用	69

第四章	四库全书之编辑	74
一	四库书之渊源	75
二	四库书之类别	80
三	关于遗籍之校讎	85
四	校写草率与功过奖惩	87
第五章	四库全书之容量	93
一	应刻之书	93
二	著录之书	101
三	存目之书	107
第六章	四库七阁之告藏	111
一	内廷四阁之建筑	111
二	内廷四阁全书完成之次第	117
三	江浙三阁之建筑	124
四	江浙三阁全书续缮之经过	127
第七章	四库全书之增改	130
一	四库全书之重检	130
二	撤毁书提要	135
三	增补之书	141
第八章	四库全书之校勘	144
一	内廷四阁书之覆校	144
二	江浙三阁书之重勘	152
三	四库全书空函之填补	154
四	南北七阁全书之不同	157

第九章	四库七阁之今昔	161
一	内廷四阁书之储藏与存佚	161
二	江浙三阁书之储藏与存佚	174
第十章	四库全书荟要	184
一	编 纂	184
二	藏 度	190
第十一章	四库全书总目提要	195
一	编纂之经过	195
二	总目提要与原书提要之繁简	203
第十二章	四库全书评议	212
一	四库全书之缺点	212
二	四库全书之优点及影响	222
附录一	四库全书之续修与影印述略	227
一	续修四库全书之声浪	227
二	改造四库全书之声浪	230
三	影印四库全书之挫折	232
四	四库全书珍本之印出	237
附录二	四库全书依据书本一览表	244
附录三	四库全书荟要卷册函数表	249
后 记		269

第一章

四库全书纂修之缘起

自来开国立业之帝王，云扫天下之余，无不垂意典籍，以为文治之丕基。虽粗野如元太宗，尚于宋端平三年（一二三六）用耶律楚材言，立经籍所于平阳编辑经史；凶顽如明太祖亦于元至正二十六年（一三六六）削平陈友谅后，下诏访求遗书。盖重文学，求隐逸，乃专制帝王视为羁縻士子，消弭反抗之无上策略也。宋太宗践位后，恐世人讥其惭德，因集文人修《太平广记》《太平御览》《文苑英华》三大书，欲以疲其力，而箝其口；明成祖亦以得位不正，集文人为《永乐大典》以弭草野私议，其尤著者。至清高宗之纂修《四库全书》彼虽自称：^①“予搜《四库》之书，非徒博右文之名，盖如张子所云‘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道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’胥于是乎系！”然其心实与宋太宗明成祖同出一揆。故《四库》之编，虽为官修书中空前之巨制，独能于戎马征调，力征经营之际，从容由高宗完成者，职是故也。

^① 语在御制《文渊阁记》。

一 纂修四库全书之动机

〔纂修四库全书与当时学风之关系〕 《四库全书》编纂之动机，其政治作用固大，但就表面言，当时所受之影响，尚有二端：（1）汉学之勃兴——汉学家由批评经术原文，进而研究字音，于是校勘之学，愈出愈精。彼等既一面研究经史，考订古书，一面复将旧类书中散见之各种古书裒辑成帙，各还原本，故辑佚书之风气，披靡一时；此固研究汉学之需要，但亦足证斯时类书已不适用。康熙时代编纂之《图书集成》，虽可谓伴于清初之文化，然却不足以施之于乾隆时代之学风；质言之，乾隆时代，即类书告终之期，而汉学之研究者，乃进于求读原书之新时代也。此汉学家之新要求，即间接为编纂《四库全书》之一种原动力。（2）儒藏说之提倡——儒藏之说，渊源于明曹学佺，而邱琼山欲分三处以藏书，陆桴亭欲藏书于邹鲁，亦皆有儒藏之思想，俱未能尽其说。乾隆间，历城周永年见收藏家易散，乃援前说倡“《儒藏说》”，^①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，道藏，鼎足而三。并自筑贷书园，聚书其中，以招致来学，复到处宣传，期由近以及远。当时士大夫颇有受其影响者，于是儒藏之说，由个人而及国家，由理想而成事实，故《四库全书》之成就，士林以倡导之功，归诸永年。此当时学术思潮之影响《四库全书》者也。然就事际言，则固高宗一人之私欲，为其子孙万世之业计，锢蔽文化，统制思想，防范汉人之一种政治作用而已。

〔康熙乾三朝防范汉人之一斑〕 清以异族，入主中国，所恃者武力也，在自负文化素高之汉人视之，直与夷狄等耳。况海内初定，胜朝遗民，犹多生存，著书立说，常慨然流露其河山故国之思；清圣祖竭力

^① 周永年《儒藏说》，有仁和吴氏《松邻丛书》（甲编第三册）本。

压制，遂搆成文字之狱，庄廷铨戴名世诸案，其著者也。继知人心终不可遏，乃设牢笼之术，开博学弘儒科，备顾问著作之选。又广求遗书，表彰理学，以统一天下之言论与思想，复敕编诸经解及《图书集成》，使学者专力于故纸堆中。不特“稽古右文”之名藉此以立，且牢笼少数优秀分子，消弭汉人不少轻蔑反响。文事奖饰，收效甚宏。世宗嗣位，监视知识阶级言动，变本加厉，因之文字之狱更层出不穷，若汪景祺、查嗣庭、陆生楠、谢济世、吕留良等，皆以片言之抵触，或尸被寸磔，或家破身亡者也。高宗继统，秉承先志，手段增强，双管齐下：一面既屡举特科，罗致才士，命校勘《十三经》《二十一史》，遍布学宫，开馆纂修《纲目三编》《通鉴辑览》及《三通》诸书；一面复文网密布，捃拾疑似抵触之词大兴文狱，故胡中藻、彭家屏、段昌绪、齐周华诸案，皆发生于乾隆中叶以前也。然中国地广人众，清廷防范虽严，而夷夏观念深植人心，一般心怀故国之士，又焉能收拾得尽？故至中叶以后，高宗乃鉴于汉人书籍之诋謏清人者众，遂欲广收天下图籍，严加甄别，以作禁毁之清算。于是于乾隆三十七年下诏访书，开四库馆，一面奖励私人之进书，一面严飭督抚，比户株求，以维持世道人心之大义相号召，举凡明末清初稍有违碍之书籍，务期扫除净尽。征书之始，虽以右古宏文，诏示天下，而其真际，固别有所在矣。

〔纂修四库全书之政治作用〕 高宗诏访遗书，编纂《四库》，其政治作用，一言以蔽之，即寓禁于征也。考其所以禁书之故，约有二端：

一曰：消灭清初史事之纪载也。清本女真支属，世居宁古塔之西南鄂多理城，以爱新觉罗为姓，时称觉罗部。明初设建州卫以羁縻之，因名建州女真。后其部分为二，明代又置左右二卫，努尔哈赤即崛起于左卫。建州设卫后，即命其酋为指挥使，复设都指挥僉事，都指挥同知，都指挥使，都督僉事，都督同知，右都督等职，不时迁擢；至努尔哈赤，更叙龙虎将军，受明代爵封者，不下一百余年。努尔哈赤自立之初，即称建州国汗，寻改号为金，自称后金之汗，及太宗即皇帝位，始

建号曰清；于是耻称后金，将所有后金之名，悉行涂改，复自造“满洲”二字，加以掩饰。其所居建州既为根据地，故明代诸书，不曰“建州奴酋”，即曰“建州夷”，迨入主中原，遂认此建州为最大之忌讳，并耻为明臣，乃思将此等记载，完全禁毁而后已。且有明末造，政事日非，清人之为寇，愈趋愈烈。朝野之士，外鉴清人之披猖，内痛国事之败坏，莫不扼腕舒筹，群上方略，一时著述之富，有如雨后春笋，数不胜数。其间或记夷人风俗状况，或谈兵将攻守之策，“俘虏”“奴酋”“胡雾”“腥膻”诸词，满纸皆是。此清人尤认为绝大之悖逆，不容许存留者也。

二曰：遏止汉人之反清观念也。清以满族人主中国，汉人反对，势所必然。且其入关之初，师行无纪，到处蹂躏，尤足以引起汉人之反抗，故当多尔袞率兵南下之际，东南恢复之师屡起相抗拒。洎乎势去时非，汉人武装尽被解除，而前明遗老，犹怀念故国，耻事俘虏，或遁迹缙流，或隐居山林，多著书志痛，以文字泄其悲愤。其说既足以鼓起排满反清之念，复深散布于民间，清廷最引以为大患，且肆意诋毁，揭发清人之官闾秽事，尤非清廷所能堪。观《四库》开馆之初，高宗之第一道禁书令，即注意明末清初之稗官野史，即可知其真意所在也。

夫康雍以来缘文字而兴之大狱，已屡见不鲜，然尚仅罪其人，并未毁其著作也。自《四库》开馆，毁书之祸，乃正式开始。盖高宗远鉴于明末述作，关于辽事者之众多，近察于汉人之反清观念，深植于社会，于是乃藉“弘奖风流”“嘉惠后学”为名，一方面延揽人才，编纂《四库》，使其耗精敝神于寻行数墨之中，以安其反侧；一方面藉收书之机会，尽力搜集汉人数千年以来之典籍，凡不如己意者，悉使之沦为灰烬。此高宗编纂《四库全书》之唯一政治作用也。嗟呼，古书之湮没者，固赖此举而复彰，而明人著述之极有关系者，又因此举而销毁焉。高宗于保存文献上虽不无功绩，而于摧残文化之罪，固亦难逭也。

二 四库开馆前之酝酿

〔乾隆六年已访书〕 高宗之访书，非始于《四库》开馆时也。乾隆六年（一七四一）正月庚午（四日），已有下列征书之谕：^①

从古右文之治，务访遗编。目今内库藏书，已称大备。但近世以来，著述日繁：如元明诸贤，以及国朝儒学，研究六经，阐明性理，潜心正学，纯粹无疵者，当不乏人。虽业在名山，而未登天府。着直省督抚学政，留心采访。不拘刻本钞本，随时进呈，以广石渠天禄之储。

惟注意“阐明性理，潜心正学”，其搜罗之意，与圣祖尊崇儒术，提倡理学，尚无二致也。

〔御史王应彩上奏〕 征书诏下后，采访之事，殆未认真举行，故乾隆十五年（一七五〇）二月，遂有御史王应彩之奏，略谓：^②

伏思草茅下士，皓首穷经；人往而书始出，岁久而学乃传。曾不得与今日应选之士，同邀荣遇，可为深惜！请敕下内外大臣，细加搜访，上其遗书。果能斟酌群言，阐明奥旨者，量与旌奖。其书藏诸秘府，以为绩学之劝。应令直省各衙门，陆续采访进呈。

① 见《东华续录》乾隆十三。

② 见《东华续录》乾隆三十一。